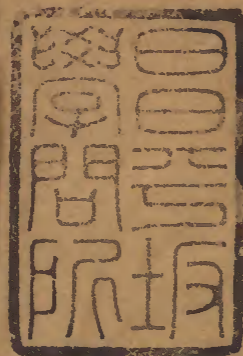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八十二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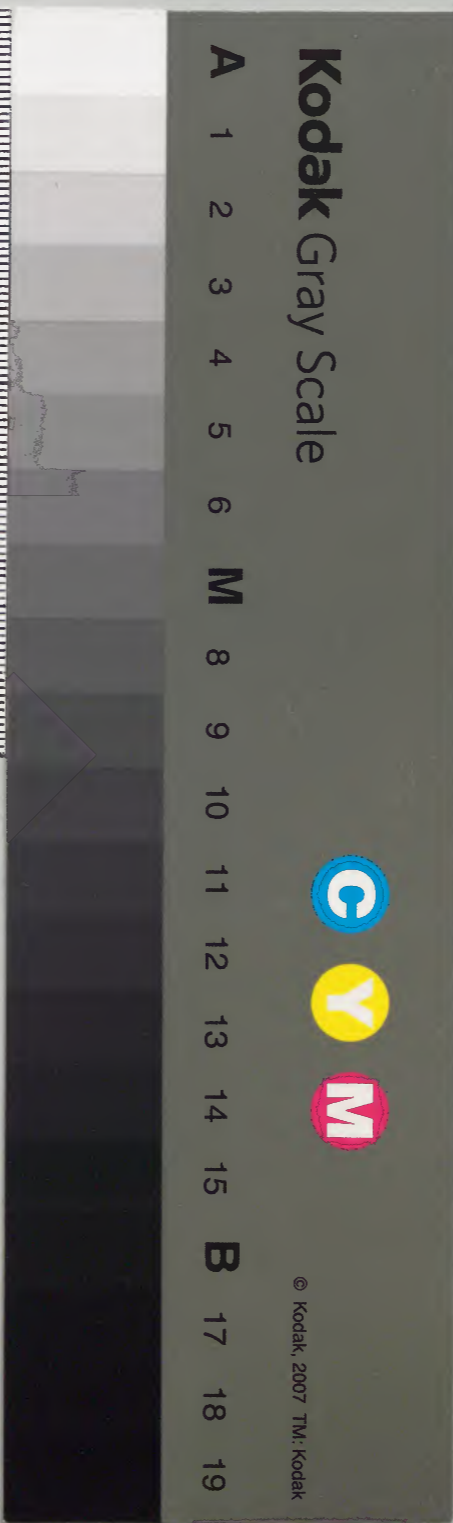
孝經 春秋 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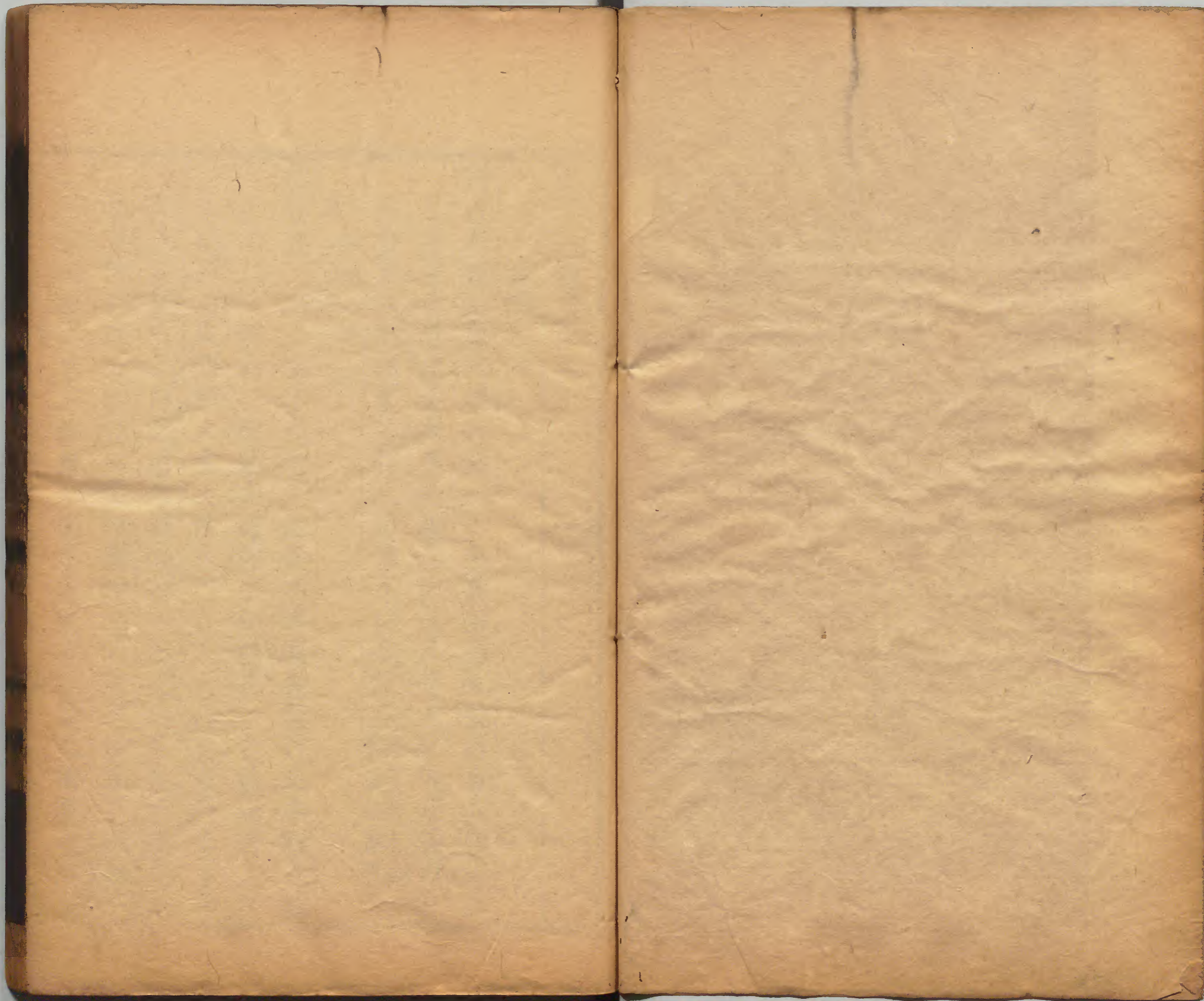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東
函	冊	號	類	漢書
一	三	〇七	六〇	需家類
五	〇	一	〇	漢書門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	〇	一	〇七
五	〇	一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20)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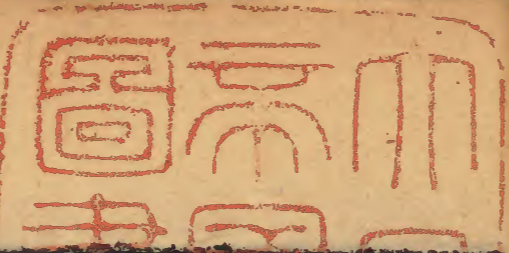
孝經

淺草文庫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象象者。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問言學者却好聚語孟禮書言

後處附之於士教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此亦難說。據此書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會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儻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啟人僭亂之心。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二

中煞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或問莫是左氏引孝經中言語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傳國語中。卽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經中。却不成文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廣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與會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而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季文子之辭。却云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却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鬪湊出者。又曰。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晉

古文孝經。却有不像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箇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兼止更有箇子曰。亦覺無意思。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爲二。恐不是。溫公家範。以父子兄弟夫婦等分門。却成一箇文字。但其間有欠商量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聯寫去。今印者分作小段無意思。伯恭闕範無倫序。其所編書。多是如此。賀孫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會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賜

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啟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為說。則不可。
廣

器之間嚴父配天。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配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義起。亦是如此。因說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歷。豈有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為孝。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經時。亦未必見禮記。如曲禮少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為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箇否。
賀孫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賜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明。明察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事地之理自然察。
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三

春秋

綱領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咏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

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

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

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

知得他肚裏事。義剛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

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

二三百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

事用其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問祖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五伯之道埽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蔡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淳義剛錄云其不敢似諸公道聖人得那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來如此扶持方有統屬恁地便見得天下皆都做上不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

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
意。如書卽位者。是魯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
行卽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卽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卽位之禮
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人傑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
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
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
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
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
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
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
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
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
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
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謨

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
曉。閔祖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
爲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
故可觀。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

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襄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祖道。人傑錄云。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趙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威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耳。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錄是非。使人自

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賄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翬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三傳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史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

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賀孫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德明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柰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

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况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

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壯祖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

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

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玩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壯祖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

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時舉○以下看春秋法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

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立之耳聖人光明正大

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時舉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時舉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

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鴈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義剛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

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

甚道理。廣○以下論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

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爲是。義剛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

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

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

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

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

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秦。不書時又不見得此

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

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

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

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

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

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

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

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爲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

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

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璘○可學錄云。天下事不可

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知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為歟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賀孫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端蒙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
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為非高帝
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
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
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
說得細密義剛。兼論國語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大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
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
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
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

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

理上來。

淳。義剛錄少異。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德明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會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會見國史。時舉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

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

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

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

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

平說高祖問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

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

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如周休止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

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

柰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

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

書漢也。當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

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爲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必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文蔚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

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備。以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管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振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聽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黃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篡

威公可學云。黃中說歸仲子之賄。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杜預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可學。以下諸家解春秋。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

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人傑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賀孫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麼樣子細。尚如此。難難揚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

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爲之說。還是曰。其得此

意。賀孫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備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怛怛。友仁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嘗疑之。却見得

是時舉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闕祖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文蔚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

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

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

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淳錄云以袁之

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淳錄云以貶之。別本云如此便為予如彼便為奪。則恐聖

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

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

子便是說得那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得恁地好。據某看來。季友之罪與慶

父也不爭。多。是地歸來。會平。子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

況他世斬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史官書得恁地。孔。而

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義剛。淳錄略。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亦自有難穩處。如叔孫

姬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說。

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

同去弑君也。須誅討斯得自死。如何。春秋難說。若只消輕

看過。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

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麼人。看他說魏畢

萬之後必大。如說陳氏伐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言。

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匄伐齊。至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

是與他。賀孫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爲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
 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
 泯泯勢勢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
 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
 爲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
 得而舍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
 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治尋常如何理會是日命曰
 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
 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錄作如歷階而升
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爲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
 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
 敢命伯而欲自爲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

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
 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
 爲之魏齊會于葦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
 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
 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下此池錄云
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
諸侯僭竊之端也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洽錄
少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
 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
 見一相知說傳守見某說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
 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旣不解春秋合亦作一

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尊。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其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為仁。訓仁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淳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道夫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語言。義剛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盾

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做。賀孫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况一國乎。學蒙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楊。錄少異。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未有發。范明友奴豕。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廣

經傳附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義剛錄云

這箇難稽考。莫去理會這箇。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吾友

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

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嗇爾時。惠

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

與民叶。音弔。能與財叶。囊來反。與時叶音尼。財音慈。義剛錄云能字

通得三音。若作十五炎韻。則與才字叶。與時字又不叶。更不可理會。據今叶時字。則當作尼字讀。淳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

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

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

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

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扛成十二月。與

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

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時

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

橋浮橋恁地好。義剛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

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

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

得有根源。開祖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
 胡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
 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
 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
 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
 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
 丕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
 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
 藝自能服事天賀孫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
 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
 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

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

閔祖○孫明復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祕與此不稱夫人義

詞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

義剛曰莊公見頴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
 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
 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
 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
 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
 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
 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
 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
 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

此去論他義剛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濶。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義剛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人傑

問石碯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碯老後。柰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不成。說道喫不得後便不喫。也只得喫。義剛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皇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會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麼。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義剛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六年。銖。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祖。閏。年。九。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豎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必大。桓四年。

年。七。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廣。六年。

問書蔡威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諡如何。曰。此只是文誤。人傑。十七年。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讐。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讐與不讐。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伯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文蔚。備錄。詳見本朝六。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

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賀孫。莊十年。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

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

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

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

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

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

則叔孫婁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人傑。閔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

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

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

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敦

九法之書爾。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

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

來歸。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

亦治慶父不得。必大。管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夫子

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
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
後來不能治慶父。則季子之可貶者。亦可見矣。曰
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都言季友來歸。為聖人

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

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說話。

成風沒巴鼻。事他則甚。據某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

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

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魯耳。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其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爲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個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曰。固是。且如今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主之死。若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人傑

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會載許多事。却載之於國語。及出孟子。呂丈言左傳不欲見桓公許多不美處。要

爲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楊○僖四年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二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揚

昔嘗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卽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爲然。壯祖

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威公也。廣○五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冤。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蹤跡。會王世子却是威

公做得好。賀孫。九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廣。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

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文蔚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闕。祖。〇。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溫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爲然。以卒爲貶詞者。恐亦非是。

人傑。〇。二。十五年。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

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攷耳。有言臧文

仲知征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以議察。姦偽故先生云然。○方子。○文二年。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

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創

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人傑。○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

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

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於此。只

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

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便是

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當。○人。錄云胡氏

只賤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八年。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

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

之意。閔祖。○宣元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

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

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備。○

植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

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為左右廣。前後更番。植。○十。二年。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

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諱言此事。故

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

其叛中國耳。

此章先生親具章浦縣學課簿。道夫。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卻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狗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八事。在卻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為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人傑。成二年。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

曷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為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陽者氣也。魂也。歸於天。陰者質也。魄也。降於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明作。成十三年。胡解晉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為樂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閔祖。十八年。

因問胡氏傳樂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樂書之弑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樂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洽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垂。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

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義剛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已復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淳九年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鍾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是其音異。麟。十一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攛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

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濶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座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爲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濶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人傑。十四年。季札辭國。不爲盡是。揚。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二十九。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

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淡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昭。六年。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煞費力去解。後王肅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曉。便是杜預不及他。李百藥也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義剛。十二年。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爲是。蓋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慾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

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訓。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熹。二十六年。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人傑。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是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贅幣不通。言語不同。不與於會。亦無耆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却會恁

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胡泳。定四年。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來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

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

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

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熹。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

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

羅甚惡之。一口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楊

年十二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

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淳

陳仲亨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

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

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

柰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

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著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

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柰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

稍做得沒柰何。又被倍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

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

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恁意恁地做。後更沒柰

他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義剛。附此。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右相。

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說所未詳。如顧命說召公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所可見者其略如此。公羊隱五年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屋簷而已。義剛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檐音簷。又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易檐可也。銖

問穀梁釋夫人孫子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齊魯之儒多質實。當時或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人傑

○穀梁莊元年

林間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猶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寓

論合經之弊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淳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言春

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此亦先生親筆。○道夫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胸。則春秋先儒謂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容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說。所以紛紛。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誤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



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說去。卷首與末梢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為此書只粧點為說。寓。道夫錄云。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能凌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遂在法司相似。極是嚴緊。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機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春秋固是尊諸夏。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

晦矣。序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開。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於魯。正要得牢籠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

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諱凶事。祇。寓錄略。以下自言不解春秋。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承

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搏，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

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因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修。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大雅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可學

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春祭禘禘此禮不復行也... 禮一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 禮學多不可考... 禮者多迂濶... 振旅如戰之陳... 皆無處可考究... 在爾。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今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遠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嘒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

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質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

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

云文質之變相生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

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殿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足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

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餹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會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

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某看仙鄉爲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垛。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會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非底直是非。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稍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再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柰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

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說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著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盡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於不通處卽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却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滅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

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一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旣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者。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備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大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

好。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畱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

有。方子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

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

禮。最為適古今之宜。義剛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

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

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

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

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

分曉。此類只得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

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

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

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說得皆

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

字三件合為一書。廣

王侍郎普。禮學律歷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出私

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黃中

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言福州黃繼道

樞密。祖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書。不會理會這工夫。

是時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某識

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仔細

有來歷可聽。某嘗聞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

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

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備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

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

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

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蒲朝

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闕一場。後來只說莫若

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

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

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

禮者。不會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會理會得禮記。治周易

者。不會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賀孫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距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距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距非張。乃其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廣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著變。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賀孫。以下論修書大指禮時為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入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

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會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備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爲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旣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爲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入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淡意。如將一

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問聞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及。詩書序各置於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會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蓋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可學。以下修書剛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

多書可讀。賀孫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入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本之

余正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多。理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賀孫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濫成章。人傑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徇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著從頭整頓。吉凶皆相

稱。今吉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
一考究。若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便要
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
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
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
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
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
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爲
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
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
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
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

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幞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
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
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
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闋期之服
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淡衣
制而粗布加衰可乎。曰。淡衣於古便服。朝立端。夕淡衣。淡衣
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立端制。却於凶服亦做爲之。則宜矣。問
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
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太
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
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
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

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爲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爲吏人。掌文書簡牘。極下戶爲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變了。賀孫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胥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胥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

如大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淡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

事。又是一節。

文蔚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
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
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
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
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土之人
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
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
子三千人。而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
來從學者。則自賫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
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爾。孔子居衛

最久。所以於靈公。季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
必厚。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
游說丐貨。不可以爲國。孟子之時。徒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
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
爲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
人才以爲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與其賢
者能者而進於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
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
限。不知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
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
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爲寓
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有甚太過。而

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爲世臣。豈據豈復容外人爲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牙用，必不會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寬。古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時爲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爲士，三命爲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

爲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爲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

禮編纔到長沙，卽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爲久畱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賀孫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

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小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編文雖復下。冰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深曰。考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義禮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黃寺丞商伯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二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爲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

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畱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爲道意。得其一來爲數月畱。千萬幸也。作書時去易簣

只二十有二日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黃直卿屬李敬子招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三山楊志仁反復所成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卽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胡泳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過公論章帝太子既在當時若立獻王爲宗廟則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更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七

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
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賀孫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
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

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
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

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廣賀孫錄略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備用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
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

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
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愬然不相關

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
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

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
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

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賀孫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

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禮
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

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
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

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
禮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

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個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

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

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

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文蔚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

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

九篇不解。竟無傳焉。義剛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疎漏處。高氏送終禮。勝得溫

公禮。義剛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

字。如今人善為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

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為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人傑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

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賀孫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

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賀孫

士冠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

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

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

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戒女。止有其

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人傑

問宿賓曰。是敝蕭賓也。是隔宿戒之。燾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泳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粗布爲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爲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緇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鞞。如詩鞞琫有珌。內則端鞞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幘頭。又問黻冕。蔽膝也。以韋爲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又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黻於其上。寓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義剛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義剛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義剛

士昏

儀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二家之好而用鴈。非也。

此只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後得陸農師解亦如此

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

亦穩。淳○義剛錄云釋之云自通典後無人理會禮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略理會來曰陳祥道理會得也穩陸農師也有好處但杜撰處多如儀禮云云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

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乘。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并乘大夫

之車。墨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傳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

服。賜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

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

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

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後廟

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文蔚

鄉飲酒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笙入。吸此詩而樂亦奏

此詩。樂便是眾樂皆奏之也。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

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

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

說得甚分曉。備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

人傑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

神。人傑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寧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義剛

喪服經傳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麻。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大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粗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備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備

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筵。只用一經。如今廣中有一種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總矣。又不知是如何。閱祖

問溫公儀首經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序

堯卿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經。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總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為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何也。曰。慘頭只如今

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經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慘音義剛。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後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母服之義。賀孫沈存中說喪服中會祖齊衰服，會祖以上皆謂之會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會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暮服內，不當赴舉。備。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自四世以上，凡建

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闕祖。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人傑儀禮稽顙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會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淳。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

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闕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朞其會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闕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總於姨母服小功也孫賀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狹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備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公謹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也闕祖問改葬總鄭玄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

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

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賀孫

既夕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難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有奠。無奠處。便合無奠。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溫公疑斬齊古制。而功總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有等差。皆有冠經。但功總之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欄。惟斬衰用不得。淳○義剛同

少牢饋食

儀禮日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巳。蓋十干中柔日也。維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伯仲叔季也。某。字也。父美稱。助辭也。振

今只有用
行未盡也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六

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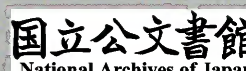
周禮

總論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只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



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會行得盡。文蔚云。周禮是一箇草。本尚未會行。

周禮是一箇草。本尚未會行。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會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浩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德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方子周禮一書。也是做得縝密。真倚盛水不漏。廣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

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

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木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

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木之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人傑

周郊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去偽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道夫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
闡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闡交結近習。以爲不
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
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
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
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
從有哉。道大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
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替

論近世諸儒說

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
上半冊卽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

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
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

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備用錄云。但說
聚錯綜互見事必相關處却多含糊。或
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如云冢宰之職。不特

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
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

入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備用錄云。大行人司
儀掌賓客之事。當屬
春官而乃
領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備用錄
氏辨正封疆之事當屬
地官而乃領於司馬云。懷方

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旣任之。而復疑之
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旣畢。
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

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

師移之。

備用錄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馬。土兵有威懷諸侯之義故也。

所以屬司馬也。又問

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

備用錄

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

空。而今亡矣。又云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

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

不只做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

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祕府。諸儒

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

間。古文者始出而行於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

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

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

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

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

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

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

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

之權獨重。以至今日。

用畧。儒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

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

看。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

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

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

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賀孫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人傑

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闕祖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闕祖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

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便著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柰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樣。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

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濶。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濶。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畱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畱作甚麼。恁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四伯。那七十來同却不知畱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來。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

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解封得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鵬。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卿曰。府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義剛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區不_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卽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賀孫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闈寺宮嬪醢醬魚鹽之屬。無不領之。道夫

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道夫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爲之。不是兵卒。淳

宮伯
宮正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問胥書其孝弟婦卹屬民讀法之類。皆是。義剛。淳錄云。民無住處無物。

與亦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
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後教可行也

直卿謂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爲教民以六德
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厚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知如
何豈應如此廣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
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
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
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
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日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

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
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
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
不如此問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
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
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
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
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
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
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
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
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

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卽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潭部洲。天

竺諸國皆在南潭部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曷。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卽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備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則表影短。若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嶽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攷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攷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濶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

四段。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

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會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一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闕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闕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闕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

必以日中爲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爲近中。人傑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仔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爲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爲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

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方見得決然是如此。翰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因論保五道夫

二十五家爲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旁也。側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明底意思。伯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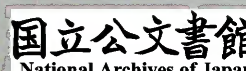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闕祖。以下小司徒。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

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田則用溝洫起賦歛則依井。方子。下條聞同。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其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此無時無之，其受屢為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



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邇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美其受屨為氓者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屨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邇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邇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

於志本是故二十而五

則必至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人傑

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淳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淳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

當今四十一畝賀孫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淳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幾千里之地。將鄆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卓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幾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人傑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為米一石五斗爾。備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臘。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備。卿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



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參與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備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者。卿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於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辭免了。問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會用。自武帝立。王始用起。文蔚

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

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

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

位然。叢錄云。論而今別設卓也。文蔚。黨正。

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槩。如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說。憑何者為是。

淳。以。下。載。師。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亦受田

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淳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

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

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義剛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卽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淳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近處

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爲兵。至如稍縣都却是

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

却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

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箇今且理會得大槩。若

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尚煞爭。淳錄

論封建井田曰。大槩是如此。今只看箇大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今世取封建井田大段遠。恰如其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

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

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

害民處。淳錄云。如漳之鹽錢罷了。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

輕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

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打罵麼。某在

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

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却要行井田。如何

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

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且如封

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子厚

說得世變也。是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

恁地狼狽。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

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若只坐視他

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以大體言之却是聖人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計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

者倘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

王。淳錄作桂。他定是不肯去。淳錄作他定以荒僻不樂於行。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錄作一時功臣皆樂於在京而不

肯。符秦也會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淳錄作符堅封功臣於數國不肯去。迫之使去。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

槩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淳錄作子由論封建引證又都不著。想

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會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

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因曰蘇氏之學。喜於縱恣疎蕩。東坡嘗作

某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

萬古後。你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似舜。義剛。淳錄作數條。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問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

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人家所養浮泛之人也。賀孫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文蔚師氏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

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植。以下係氏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爲義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說義。理得龜山有辯荆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字說其說多矣。止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備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貸。貸者以國服爲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何也。闕祖。泉府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專主耕。淳

以下遂人

問鄉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

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

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爲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銜。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子細耳。備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必大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備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

拘也。闕祖。司稼。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

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義剛。典瑞。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

畏商調。淳。以下大司樂。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會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人傑。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備。占夢。

夏官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寃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人亦有肺石。文蔚。太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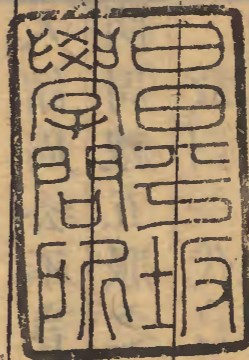
秋官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淳。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之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義剛。大行人。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堅耐。堪馳騁。闕祖。輪人。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行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義剛錄作當亦是鄉遂。淳。匠人注。



朱子語類卷八十六

朱子語類

